



偷
韻
度
曲

梁君度

狂放抽象中的精準具象

在繪畫藝術中，抽象與具象常被視為風格的兩極——前者奔放、自我，後者嚴謹、求真。然而，真正撼動人心的作品，往往並非固守一端的表達，而是在看似粗獷奔放的筆觸之下，藏着一份對形象與結構的精準捕捉。俄羅斯畫家尼古拉·費欣，正是這樣一位穿行於兩極之間、重塑視覺真實的藝術大師。

費欣的畫，初看之下，常給人以「放」的錯覺。那些揮灑的筆觸、濃郁而衝突的色彩，彷彿掙脫了形的桎梏，在畫布上奔騰、撞擊，帶着一種原始而強烈的情感力量。他不追求光滑無瑕的表面，反而保留了顏料本身的肌理感與筆鋒的運動軌跡，使畫面充滿節奏與張力。這種表面的「狂放」，並非情感的漫溢，而是對形式的高度提煉——每一筆都承載着結構，每一抹色都呼應着空間。

然而，費欣的「放」從未走向徹底的抽象。在他最具表現力的肖像與風景中，觀者總能清晰地辨認出人物深邃的眼神、肌肉的張力、衣褶的流動，或是樹林光影的真實交錯。他並不精細描摹每一處細節，而是以高度概括而準確的筆法，捕捉對象最核心的形神。那介於「寫實」與「寫意」之間的拿捏，使他的作品既保留了具象藝術的識別度，又充滿抽象表現的生命動感。這種「放中見精」的藝術語言，

源自費欣對造型本質的深刻理解。他既繼承了俄羅斯現實主義對人物內心與自然真實的尊重，又融入了現代藝術中對形式自由與個性表達的追求。他的筆觸，是思考過的激情；他的色彩，是建構過的情緒。在他筆下，粗獷不是粗糙，而是另一種精確——一種對神態、對氣氛、對靈魂的精確。

因此，費欣所抵達的，並非抽象與具象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高級的融合境界：在奔放的繪畫性中，始終貫穿着對形象的控制；在熱烈的表達之外，始終站立着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他的藝術，不只是視覺的震撼，更是對「何謂真實」的深刻回應——那真實，既在眼裏，更在筆底與心中。

嶺南畫派倡導「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筆者覺得不妨借鏡費欣的藝術創作理念，力求在大寫意的狂放中精準地表現出具象。



●費欣作畫往往是從一個抽象的角度開始。作者供圖



姚
雅
音

姚珏

弦繫家國灣區情

上周末，我率香港弦樂團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了兩場國慶音樂會，特別邀請了深圳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林大業先生來港首次合作。第一場的主題就是「弦繫家國·樂頌華章」，特別感謝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全力支持我們的音樂會。今年是國慶76周年，同時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因此音樂會特別安排了多部大家耳熟能詳、承載民族記憶的紅色經典作品。

從喚起紅色記憶的《鐵道游擊隊》《紅色娘子軍》，到傳遞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大團結》《人民萬歲》，以及描繪時代生機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還獨奏了中國弦樂名曲《思鄉曲》《金色的爐台》，希望用音樂串聯起國家從民族解放、改革開放到時代奮進的壯闊歷程。音樂會最後，我們還和百位香港小朋友合唱團共同演出了《燈火裏的中國》，象徵着家國情懷的傳承，也把音樂會推向高潮。

我覺得用音樂作為橋樑傳播和傳承，是一堂極具意義和價值的「國民教育課」。可以讓我們的觀眾，在一個非常生動有趣的音樂會裏面，了解到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歷史。好的音樂是感人的，我們這次選擇的紅色經典曲目，不少也來自影視作品，比如《人民萬歲》就是作曲家施萬春為經典電影《開國大典》所作的主题音樂。這首中國交響樂經典，深摯動人的旋律、層層遞進的情感、浩瀚磅礴的力量，把弦繫家國的熱

愛和情懷，奮鬥創造明天的壯志豪情發揮得淋漓盡致。通過這些音樂的感染力，我希望觀眾們了解到我們國家走過了很多不同坎坷的道路，才能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更希望年輕的觀眾了解到，為國奮鬥的責任感。我們從國家貧窮落後，走到現在屹立於世界，依靠的就是全國人民的團結奮鬥。邀請香港小朋友一起參與演出，也是為了讓香港的年輕朋友了解到，香港在新的時期，更需要團結奮鬥，重新出發，大家攜手創造更好的未來。

來自深圳的林大業指揮也非常認同這次音樂會的意義。他說：「把一個愛國主義題材的音樂會帶到香港，很多香港的年輕人也參與音樂會，不是宣講，但通過美妙的旋律感染人，這是非常有遠見的。」我和林指揮在內地曾經合作過，但這次在港與香港弦樂團共同合作是第一次。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為文化融合與創新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其中更離不開深港合作。林指揮說：「深圳和香港一關之隔或者說是衣帶水，更像是一家人，我希望也堅信深港的合作會愈來愈密切。」

我覺得深港的合作，大灣區的融合，都可以展現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文化基因，用音樂為橋樑促進交流和合作，可特別向海內外傳播好中華優秀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傳承「香江情、中國心」。音樂可以記錄時代的印跡，凝聚民族的情感，希望未來可以創造更多大灣區自己的作品，傳承家國情懷，也記錄灣區貢獻國家的奮進歷程。



水
過
留
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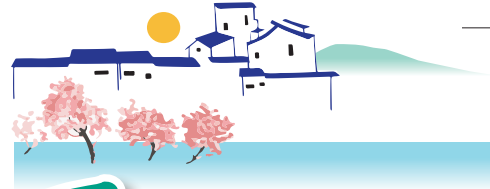
少爺兵

人靠衣裝迎百態

在澳門舉行的「灣區升明月」2025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好友時裝設計師Matthew是座上客之一，他去看演出一來為中秋特備節目，二為他的設計取靈感，真的是公私兩兼顧，故此這些年來他都不曾缺席。

Matthew坦言說同桌的另一位時裝設計師Joe，「喋喋不休」在炫耀自己曾出席看了內地「第二屆金熊貓盛典」，指表演嘉賓之一的戲曲界「頂流坤生」陳麗君，當晚穿上一襲「六禮」的「紫意凝章」非遺系列，以故宮的「白雲階」和「祥雲」為設計，上身是「白雲階」，下半身則為美好的「祥雲」，並且結合了「蘇繡」和「湘繡」的工藝，做出這麼一件晚裝，更佩戴了全套「高珠」，氣場端莊典雅，頗為適合該場面及演唱主題曲《同行》，她的服飾顯現着東方佳人的優雅身姿，她的唱腔真能帶着大家進入歌曲的世界。見同行有如此高的評價，Matthew始終認為「人靠衣裝」卻是千百態。因有些人始終不願求變，例如婚禮的新娘子婚紗，都要求必須是全白色婚紗，而新郎禮服的煲呔、腰封也是全紅色的……故此設計師只能在這傳統服飾發揮其智慧，如在服裝某處繡上「龍鳳」圖案，既喜慶又能凸顯出「龍鳳呈祥」的吉兆，又或者用水印貼紙，在手臂等地方貼上「龍鳳」，因水印貼紙容易清洗，這也是Matthew在服裝設計方面的概念之一，覺得每個人都自我的設計心思，主要是能顯現出男女魅力。

Matthew承認有時會遇到「樽頸位」，他會往外地旅遊幾天吸收靈感，特別是去大自然或山脈等景點，往往大自然的草木變化都能給予設計方面的新靈感。事實上，任何時裝設計師亦有他（她）的主觀一面，不過為順應顧客的要求，剪裁方面須迎合顧客的身形乃必然的，所以很多場合見他（她）們出現，不是為某某演藝人，只是不少粉絲是為其心中的偶像而來吶喊助威。然而，Matthew對這種熱鬧氛圍十分享受，最重要的是看到時尚的風采。



百
家
廊

若
荷

桂花香

我參加工作那年，父親遠在蘇州的戰友來看他，特意帶來一株桂花苗。那時我們還住在鄉鎮大院裏，灰禿禿的院牆，沒一點兒生氣，為了它，父親翻遍了報紙，研究了半天，才確定用什麼樣的土來種植。桂花本是適宜南方的，當地從沒有人種過。食指粗的小苗，被父親鄭重地栽進紅泥瓦盆裏，路過的鄰居都湊過來，紛紛問這是什麼花。

父親的目光裏，滿是對它的珍視。每天清早，他都要去撫摸一下那株花，或者澆一澆水，晚上還要把花抱進屋裏，太陽出來再把它搬到院子裏，生怕夜深露重，凍壞了它。漸漸地，纖細的花苗抽出了不少的新枝，兩年後，枝頭綴滿丹紅的花朵，風一吹，滿院子都是香氣。看着掉落的花瓣，鄰居們都稀罕得不得了。可它的植株太小了，花也不多，父親乾脆拿個小馬扎，坐在花前一枚一枚地撿，一份份包在摺疊好的小紙袋裏，見誰來，就送給他一份。

父親是把桂花瓣當作禮物來看待的，禮輕人意重，況且桂花在那個時代，也稱得上是珍貴的花木。這是一株採用嫁接方式繁殖的花樹，由於繼承了母株遺傳的特性，所以很快就開花了。又過了幾年，桂花開得更加繁密，父親的桂花在那個大院裏，仍舊是獨一份。

桂花開得好，落得也快，風一吹就簌簌往下掉，花瓣鋪在瓦盆周圍。父親還是捨不得讓它們就這麼乾枯，每天蹲在盆邊小心翼翼地撿拾，用清水沖淨，攤在竹篩裏晾乾，收藏進密封的玻璃罐。母親會把新鮮的花瓣裝進綢布縫製的荷包裏，做成香囊掛在衣櫃中，落花的香氣雖然淡了些，可每次打開衣櫃取衣

物，那股若有若無的香，比任何香料都讓人歡喜。

深秋時節，鄉下的地瓜漸漸成熟飽滿，有人刨回家來熬成地瓜粥。母親也熬過，熬好後，從玻璃罐裏舀出一勺乾桂花，撒進冒着熱氣的地瓜粥裏，鍋蓋掀起的瞬間，整個屋子都飄滿甜香。那年月，家裏的菜不多，生活窘困。母親用買來的肥肉熬豬油，裝在陶罐裏炒菜用，她會往豬油裏拌桂花，尋常的炒青菜、燉豆腐，單調的飲食裏，就多了些顏色和味道。

許是生病的緣故，有時桂花的葉子不鮮亮，有些葉片背面像撒了一層厚厚的白粉，葉子自然也就失去了光澤。父親皺着眉，想了又想，找來一塊布，蘸了水，動作輕柔地一點點擦拭生了一層白粉的葉背，擦完又用噴壺往枝葉上噴水，當水珠掛在葉尖上，這才又現出幾分生機。

後來我才知道，那白粉樣的東西是桂花的常見病。有時，桂花葉上還會生出像紅蜘蛛一樣的小蟲，密密麻麻地爬在葉片上啃食葉肉，父親對它們總有法子治。有一回，早已不抽煙的父親竟買了一盒煙回來，把煙絲剝出來，放進一個搪瓷盆子裏，倒上溫水浸泡，直到水變成深褐色，這才找來一個小噴壺，把煙絲水倒進去，拿着噴壺往桂花樹上噴，從葉片到枝幹，每一處都噴得很仔細，不幾天，這蟲就沒了。我問他這法子是從哪學的，他笑着拿出一疊《老年文摘》。原來這份報紙，上面不僅有老年養生的內容，還有治療花卉蟲害的小妙招。

1986年，父母工作調動，要往城裏

搬。那一次，父親最先打包的就是這盆桂花樹。他試了好幾個打包的方法，每一個都覺得不妥，最終還是把那棵桂花樹什麼也不包裹地搬上了車。而他坐在露天的車廂裏，忍受着一路捲起的沙塵和顛簸，護着那盆桂花走了一路。與鄉下大院不同的是，新家有一個獨門小院子，父親將桂花放在院中光照最好的位置。他每年都在冬季來臨前買來草苫子，給桂花做「花房」，以保證那株桂花能安然過冬。

從小花苗開始，每隔一兩年，父親就給它施一次肥；從最初的泥瓦盆，到後來的粗陶盆，到最後換成一抱多粗的大瓷缸。桂花已長得比我高，枝繁葉茂。我總盼望着日子，能像這桂香一樣，溫暖又綿長，也盼着這棵桂花樹能一直陪伴着父親，陪着我們，把歲月裏的故事，都藏在這濃得化不開的香氣裏。

算下來，這棵桂花在我們家已經生長了13年。父親對它也愈來愈珍愛，就連生病都忘不了去院子裏看桂花。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仍是過去摸一摸桂花葉，那情景，像是在跟老朋友打招呼。到了那年秋天，陰曆十月，父親的身子已經很虛弱，還惦記着院子裏的它。我扶着父親坐在窗邊，父親望着桂花的眼神裏滿是牽掛。

父親去世後，那棵桂花就沒有再開過。我們也不懂養花的技術，母親覺得這樣下去會白白害了它性命，便將那株桂花送人了。多年後，我還是喜歡把桂花香囊放在枕頭邊，即使白天工作累得倒頭就睡，夢裏也總有一縷桂花香，讓我想起父親蹲在桂花樹下撿拾桂花的模樣。



爽
姐
私
語

林爽兒

都是那一班，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吃吃吃……吃得特別好，飲得特別多，都是好酒。以前我也好酒，因為好勝，什麼酒都夠膽一晚上全部嘗盡，酒力也不太差，就因為這樣每晚都有酒局。不過相信飲酒Quota已經差不多，暗下決心就把酒戒掉了，只有在有識飲之人共聚時才淺嘗小杯。朋友當然不放過我，我倒真的夠定力，如何威逼利誘，也動不了我的意志，半小杯就是半小杯，完全不越界。身體是自己的，不能被酒精影響你。

飲酒是一件事，賭博又是一件事，以前有一個朋友J，他那嗜賭如命的性格，就是典型的賭仔，什麼都賭，大小賭局都沉迷，其中賭馬、賭波同樣像瘋子一樣，沒有錢賭就去借，看到他的瘋狂真的嚇人。

在這個我所見到的娛樂圈裏，居然讓我見到一個完全不沾賭的人，真的挺意外。那天在一個飯局裏，坐在我身邊的是從台灣回港的楊仲恩，他回來經營酒樓，還接拍了無綫的《執法者們》演警司一角，被讚是最有型最有氣度的警司，他雖與無綫無約，但有機會拍劇是很開心的事。最近又有新搞作，將之前的食肆重新裝修，改變經營方針，以名廚美

食為招徠，希望能走出條新路。

我們由生意、生計講到生活，楊仲恩在台灣工作生活了30年，他一直努力拍劇，除了拍國語劇，還接拍閩南劇。很多台灣演員都不愛接拍閩南劇，但他卻完全沒半點猶豫，有得拍便拍，拍劇的所有收入，除了供養雙親全部儲存起來，他不單止不沾賭、不好賭，甚至連股票也不買，他覺得都是賭的一種。他竟笑自己怎會如此，居然是一點「賭」的意念也沒有，不賭便是贏。他深信自己贏了穩定的生活，就算如今因為疫情回流香港，也沒有太大的壓力，且又認識了新女朋友，兩人情投意合地走在一起，現把在台灣不成家的概念又點着了。至於是否要做什麼儀式，他認為到時機成熟自然會考慮，女朋友並沒有任何要求，她只要一個可靠的男人可以一起生活，有共同意念的人來相伴。



●楊仲恩與女友在墨西哥古城瑪雅金字塔前留下足跡。作者供圖



踏
地
觀
察

湯禎兆

3年沒有在本地開個人專場的岑寧兒（Yoyo），在2025年的《好久不見你了》演唱會上，似乎以一種低調但深刻的方式，向久違的觀眾說了一聲：「我還在這裏，你呢？」久別重逢的氣氛，既真切又安靜。

這場演唱會刻意選擇以Live House形式舉行，空間不大，我也是首次來到港鐵鑽石山站的Portal Live House，全場企位。對我而言，實在是體力挑戰。岑寧兒跟樂手並肩而坐，燈光不多，聲音卻滿溢。我看下午場，有不少孩子。她在場與觀眾之間的那種溫柔的距離感，也很「Yoyo式」：說教場面不少。中途出現了小插曲，她解釋為何不想有歌迷舉機影相，因為看過蘇打綠演唱會的都知道要收掉手機，她覺得很好。但途中她看到有人拿着單反機，便訓示一番，完全是公開譴責。但唱了幾首歌後，才發現那是音樂會的工作人

岑寧兒個唱

員攝影師，場面尷尬。

其實這反映了另一問題——Yoyo不太了解自己的歌迷。這類小眾另類的場合，歌迷是忠實的。Yoyo不是主流商業歌手，歌迷不是大眾喧鬧的一類。她太有自己理想，花很多時間來解釋，更上腦地錯怪了工作人員，亦代表了不了解誰在幫她工作，實在令人感到尷尬。說回音樂，她的聲線當然一流。特別的是，她在香港站演唱了4首尚未錄製的新歌，這讓粉絲眼前一亮。《金繼》（Kintsugi）講碗碟的破碎和重組，是日本的金漆修補技藝，不藏傷口，重複「It Hurts」「I Heal」，挺有意思。

她也唱了張國榮的《我》。可說是細場，她沒有唱熱門歌曲，如《勿念》《風的形狀》，我這個較主流的人有點失望。其實如果粉絲群不算混雜的話，能平衡一下各方期盼，效果應會更佳——至少我個人而言是如此預期的。



鵬
情
萬
里

趙鵬飛

氣溫驟然下降，翻黃曆，明日霜降。霜降是二十四節氣中第十八個節氣，也是秋天的最後一個節氣，再，就要立冬了。

霜降的「霜」，並非從天而降，而是當近地面的水汽，在夜間遇到0℃或以下的寒冷物體表面時，直接凝華成的白色冰晶。古人早已認識到這一點，東漢王充在《論衡》中就說，霜和露都是「皆由地發，非從天降」。香港也只有大帽山或新界北的部分地區，有此景觀。香港只是驟然降溫，北望神州，早已降下雪花。東北的黑龍江，西北的甘肅、青海、新疆等地，都已下了今年的頭場雪。身邊不少朋友已經籌謀着，要去享受一場冰雪之旅。小時候司空見慣的漫天大雪，在移居南方之後，竟也成了一種奢侈的念想。可見，物離鄉貴，人漂四方，總有若隱若現的牽牽絆絆，藉着氣候轉換，撩撥一顆思鄉的心。香港不夠冷，並不妨礙遵照節氣進行內裏的補養。補冬不如補霜降，已有食肆陸續掛出了羊腩煲的招牌饌客。這一季數着日子，又過完了。

霜降時節草木搖落，秋色濃重，也是瓜果蔬菜罷園的時候。以往，茄子、辣椒、黃瓜、紅薯、蘿蔔等都要趕在霜降之前採摘，因為經霜之後，這些果實表皮脫水塌陷，品相起皺發焉，售賣時不好脫手。顏值即正義，不止人類對自己，對所食用的食物亦作此評判。其實，經霜的瓜果，賣相不佳，口感的甜度卻異常的好。植物對氣溫變化的感知，遠比人要靈敏。未雨綢繆之下，會在降溫之前增加糖分儲備，以抵禦寒冷，從而也使糖分的儲量達至最高。在渭河畔有一個叫富平的地方，盛產一種頭尖腹圓的柿子，色澤紅亮，澹心如蜜，獲得了國家農產品地理標記保護品種，當地也因此被譽為中國柿鄉。每年霜降後，便進入採收期，家家戶戶門前的棚架上，橙紅的柿子，珠簾一般，密集垂掛，秋收冬藏，豐收在望，都如年畫一般具象化在眼前。到了春節前後，關中人走親訪友的提籃裏，都少不了一串富平柿餅。我雖不大喜歡食柿，這抹動人的暖黃色，卻能一直留在記憶裏不會退卻。除了柿子，經霜之後的白蘿蔔之所以特別格外清甜，經霜的白

明日霜降

菜、菠菜之所以肥厚甜糯，也是如此。

中國人深諳種菜之道。所謂家園的園，也包括了菜園在內。白露種蔥，寒露種蒜，穀雨前後，種瓜點豆。房前屋後，籬笆圍護，攀援了各色瓜果爬藤，菜畦齊整，片片油綠，才是安居樂業的樣子。在短視頻平台上常常刷到移居海外的人，將家鄉的父母接去同住，不出幾月，花園變菜園，草坪變菜地。還有常年駐紮海島的官兵，墾荒種菜，既解了口腹之欲，也緩了對家的思念。遠赴海外拓展業務的中資企業員工，手把手教當地膚色各異的同事，搭架設棚，種菜插秧，頗有幾分耕種教化的意味。



●霜降之後的柿子。AI作者供圖